

第五回 賀婚姻四友勸酒 諧琴瑟二次合巹

卻說到了晚上，莊西頭有一個五十四五歲的樵叟，中間有一個六十二歲的老農，比鄰有一個四十餘歲的老圃，各出所有道：「我們三個與新到的莫漁翁，結為山村四友，最相契厚。聞得他備了花燭，替譚生夫婦成親，我們各帶分資，前來賀喜，借此為名，好博一場大醉。來此已是，莫大哥在家麼？」莫翁開門道：「正要奉邀三位，來得恰好。」眾人道：「聞得你替譚生成親，我們特來奉賀。」一人道：「小弟砍柴的人，謹具松柴一束，權當分資。」農夫道：「小弟是種田的人，沒有別樣，謹具薄酒一壺，權當分資。」圃夫道：「小弟是灌園的，謹具芹菜一束，正合野人獻芹之意，權當賀禮。」莫翁道：「小弟做主人，怎麼好擾列位，既然如此，只得收下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成親的事，定要熱鬧些纔好。鄉間沒有吹手，不免把我們賽社的鑼鼓拿來，大家敲將起來，也當得吹手過。只是這個儂相沒有，不免將牧童叫來，問他能否？」樵夫辭了眾人，去取鑼鼓，兼叫牧童。

轉盼間，牧童合著鑼，樵夫提著鼓，從外鳴鑼擊鼓而來。牧童道：「我是學過戲的，唱班贊禮之事是我花面的本等，快請新郎出來！」莫翁對楚玉道：「這幾位敝友，是我同村合住的人，特來相助。」楚玉道：「時辰尚早。」莫翁道：「趁著眾人在此，完了好事罷。」莫娘子陪出藐姑來，道：「新人來了！」眾人遂擁著譚郎與藐姑，同拜了四拜，譚生又謝了莫翁與眾人。眾人道：「譚郎娶得這樣一個佳人，我們定要奉敬二人一杯。」楚玉道：「小弟尊命，賤室是不飲酒的。」牧童說：「我有一個法兒，不怕他不飲。」眾人道：「甚麼法呢？」牧童道：「每人奉敬一杯，他要是不飲的時節，我們就將譚先生盡打，必等他飲了方纔住手，料他沒有不痛他的！你們說這個法兒好不好？」眾人說：「妙極！」樵人說：「我先奉敬一杯！」遂酌滿滿一杯酒兒，放在藐姑面前，藐姑笑而不飲。樵夫拉著楚玉的左手，道：「我不動手，令婦人是不吃的，待我打起你來！」遂在楚玉肩臂上，認真打了兩拳。楚玉叫道：「疼的緊，娘子快吃了罷！」圃夫、農夫、牧童俱見如此，藐姑一連吃了數杯。莫翁道：「酒已夠了，將新人送入洞房罷。」莫娘子與藐姑遂都進去了，楚玉與眾人又同飲了一回。眾人說：「天不早了，我們散罷，別落新人的埋怨。」遂各大笑而去！

楚玉到了房內，見莫娘子與藐姑還在那裏說話，莫娘子見楚玉來了，遂也抽身而去。楚玉將門閉了，向藐姑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未知又是夢中否？」藐姑道：「今日較視從前，大不相同，想是不是夢中了。」兩個遂解衣就寢，楚玉以手去摩他的那話，宛然豆蔻謹含，瓜未曾破。低聲向藐姑道：「以此看來，乃知前日成親之事，只是神交，並未形遇了。」說罷，遂將藐姑的金蓮高擎，藐姑也就以手導其先路，這種情趣又在不言之表了。事畢睡去，直到次日紅日高升，尚未醒來。

漁童對他妻李氏道：「昨日搬起他來的時節，明明是對魚，忽然變作兩個人！倘然這一夜之內明明是兩個人，仍然又變為一對魚，這事就越發奇了。我是個男人，有些不便，你去到窗櫺間，看他一看。」李氏遂到了窗戶底下，用舌將窗紙潤開，看了一回來道：「雖未變成魚，如今卻又是兩首相並，兩口相對，竟成了一對比目人了！」說罷，遂大笑了一回。

楚玉與藐姑亦驚悸而起，到了莫翁屋內，感謝不盡。莫翁道：「我看你姿容秀美，氣度軒昂，料不是尋常人物，何不乘此妙年，前去應舉呢？」楚玉道：「我少年間，也曾懸梁刺股，其如喪敝囊空何。」莫翁道：「這等不難，老夫雖是釣魚的人，倒還有些進益。除沽酒易粟之外，每日定有幾個餘錢，兄若肯回去應試，這些資斧都出在老夫身上。」楚玉道：「若是如此，是前恩未報，又蒙厚恩了！」莫翁道：「這也不妨，但自今已近期，不日就起程方好。」楚玉道：「事不宜遲，老公若肯幫助，小生今日就起程了。」莫翁道：「所關甚大，不便久留，我就給你將行李收拾停當，你與令夫人商量商量，好送你二位起身。」楚玉遂到屋裏，與藐姑說知，又來到這邊道：「二位恩人請上，待愚夫婦拜辭。」莫翁道：「不敢，俺們也有一拜。」四人遂各拜了四拜。莫翁道：「漁童挑了行李，送譚官人一程。」楚玉再三推辭道：「多蒙救命之恩，已經感激不淺，何敢又勞遠送。」漁童道：「這個何妨。」遂挑起行李前行，楚玉夫婦相隨，竟往京城而去。

要知後事，再聽下回分解。